



曾翎龍詩選 (2001-2005)

【導 讀】

曾翎龍 (1976-)，出生於雪蘭莪州士毛月，祖籍廣東惠陽。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人類發展系畢業，現為《學海》周刊主編、有人出版社負責人。作品曾獲：星洲日報花蹤文學獎、嘉應散文獎、台灣林語堂文學獎等。著有：詩集《有人以北》(2007)，散文集《我也曾經放牧時間》(2009)、《回味江湖》(2010)。本輯所選的五首詩，皆出自《有人以北》。

方路在〈腐竹卷——曾翎龍詩集《有人以北》〉裡對曾翎龍的詩有很高的評價，他認為為在七字輩詩人當中，曾翎龍選擇的創作趨向，不是朝純意象之路，而是試圖建立詩中的敘述體系，這在一般詩齡不深的詩者來說，可說比較少見。換句話說，他受台灣詩風講求意象濃度的影響不會太深，或者說他不只從台灣現代詩中啟蒙，同時也接收台灣以外的詩風，尤其是大陸地下詩歌和一些歐美詩作的影響，形成一種均衡的詩度。從《有人以北》一書，方路看到曾翎龍在詩中存在兩種可能，他不全以意象取勝，而走敘述體，處理不好可能會淡化詩質，如果擅長發揮，則會成為詩中異家，每一首都有一個流暢的詩歌語言，繼續開拓下去，可能就是寫好史詩的大家。方路的評價相當中肯。

事實上，曾翎龍在詩歌語言的駕馭上，大幅領先所有同輩及後輩詩人的最主要原因，在於他的創作素材和語言之間有著很高

的契合度，沒有好高騖遠的恢宏企圖、沒有在形式上的過度賣弄，一切都恰如其份。嚴格說來，曾翎龍的詩並非真正的敘事，所敘之事往往只是一個背景，抒情才是本質。在其核心處運轉的是一顆柔軟、浪漫的心，所以他筆下的意象系統大多是柔軟的，辭藻明亮，節奏舒緩。無論在宏觀的氛圍營造，或細部的思考路數上，多少隱含著羅智成後期詩風的味道，人生宛如一間「夢中書房」，天地萬物把玩在指掌之間，形成自己的袖珍宇宙，寫詩的樂趣也就產生了。

從前強大的驅詩人身上取走一些元素，經過多重吸收和轉化，才能發出自己的聲音。從〈如果我們小孩般相遇〉過渡到〈國情〉之間，這些元素在曾翎龍詩中產生了質地上的變化，他筆下的世界跟以往不太一樣，他越來越能夠洞悉並且掌握事物的細節（或細節中的事物），譬如〈國情〉中的：「雨量充沛的國你是屋瓦防漏／四季如夏的國我是竹簾透風／牆櫺是我的稀疏警句，書房是你的／龐大經文」，短短數語卻蘊含著豐沛、貼切的想像，語言的音韻感表現得十分出色。〈國情〉、〈家書〉、〈我們〉這三首同期的創作，充分顯示出曾翎龍對細節的掌握能力，以及一種蜿蜒多變的敘事動線。這動線像蛇一樣穿梭在詩作的藍圖上面，在詩裡行間安排迷人的節點，不斷牽引讀者的思緒蜿蜒前進，去觀賞他在語詞和句構上的精心計設。讀起來漫不經心，「韻律的紋理」卻很分明。

〈峇厘〉一詩，雖然延續了前三首詩的主題，事實上它已經朝著「夢」的圍牆外走去，調降了語言的抒情厚度，試圖踏上現實的土壤，因而流失了部分甜美的語感和精緻的想像，不過這顆「未經琢磨的光觸媒」，隱約預告了另一程探索的開始。

一言以蔽之，曾翎龍的詩構圖清晰而且立體，規模不大，但

勝在玲瓏，有如精心研製的手工藝品，常有令人驚喜的佳作。

如果我們小孩般相遇 (2001)

如今是大海
月亮當頭 影短
如果我們小孩般
相遇，事情不會草草寫就
沒有伏筆
沒有璀璨的星空襯托
只有圍居沙灘
那細細的沙
隨著指縫篩漏的時光

我想去梳邦
你兒時的溪，找回
那只鞋
婆婆替你沖洗
滿身的泥濘
如果那時我在
我就會看到你
最隱密的私處
沒有遮掩 沒有不必的陰影

如果我們小孩般相遇

國情 (2004)

分岔在庭園之後，一人一國
你鋪植草地，我從間隙撒落花種
綿密或跳躍，小說和詩
文本中省略的家人

雨量充沛的國你是屋瓦防漏
四季如夏的國我是竹簾透風
牆櫥是我的稀疏警句，書房是你的
龐大經文，在各自的床櫃
置放保險套或避孕丸
即時性或鋪排，靈機或
情節，我們在臥房神遊
到達或者折回，酣睡
或者失眠，但我們共用廁所板
在便意中我開始背誦
而你呆坐，一個章節的句點

廚房不是小說出沒的場景
國家地理和足球在廳堂奔跑
書寫和愛之外，我們的悠閒時光
關於生存者，恐懼因素
娛樂大搜查

難於抵禦的全球化，小丑 M 和肯德基老人
騎著摩托闖入，我們堅持
分而吃之

書房，噢我們的上書房
文字在這裡行走
遇合或排斥，兩排鍵盤
或舒緩或激烈，開拓自己的疆土
顯然一個擁擠，子民過多
踏實生活。一個空曠
有著自由靈魂，有時他們
擁有雙重國籍，在國界上
築起私通的橋梁
跨過我們交會時的唾液

所以我們應該
邦交？簽署協議
鎖上床櫃物色繼承人
他或許是統一的國王，奉養我們
在花草茂盛的後花園
只是我們再不能
走進各自純粹的國土

家書 (2004)

脫鞋。我們赤足走過假山假水
視察中國古建築，木紋
一個個人物從趾間脫出
扁平而後立體，和我們並肩
在桃花前猶豫後退還是前進
穿過破敗的迷宮
到達設計的原土

小木。庭前有草
徑直便是未來藍圖
我們梳掃雜亂的命理
曲折以北而後折回
南方島國
一場雨醞釀下在竣工的屋頂

但小說的背脊還未建成，小木
我的詩權且張貼牆壁
充塞臥房的呻吟，它們的眼睛
從間隙仰望圓月，我們開始度量
小孩的童年，藏匿畫的桃花嫣紅
讓他們兜走。小木，而我們
已無暇遠足，無意指明曲折的路徑

他們自會懂得我們建構的秘密
懂得有比他們
更愉悅的孩子
在文字鋪天蓋地之後
我們可以經營的
唯有我們的書房

光影。莫內長久的凝視
被我們抄襲，那毋寧是一種
背叛，命題的相異性
在桌燈下擴張
又一個中秋前夕
歲月靜好
伐木的人扔不下斧頭

所以小木，我們家居的暱稱
將在橫梁和柱子的凹接處
消音。建築業已成形
我們將被視察，從這根木頭
到另根木頭，韻律的紋理

我們 (2004)

我們種植，樹根朝一個方向
老年，希望留有蓬鬆的頭髮
萬千個黃昏圍砌，我們一直
在這裡居住，了解
它將從我們眼裡消失

月亮升起我們已在月亮之外
事先想好先後秩序，誰為誰
整理遺容，未及焚毀的文字
被背叛的遺囑

靜默的是家居，極致
直到神諭鋪灑黃昏
燕子回到昨日的電線，同或不同
位置，如我們書寫，同或
不同位置，也已不再重要
時間將編排，如風重複吹亂
歲月的節骨和字眼
我們的視線，停留的
章節，蹙眉的凝滯與嘆息
將為人取代

不再遠行，帶回來的雪水灑在
墓地，不為了滋養小草
也不為了陰翳的陽光
我們在厚實的黑暗裡冰冷
是輪迴，或者
不得永生，且由它去

我們已不是我們

峇厘 (2005)

我們的孩子不會知道
他們的兄長在這裡走失
烏布民居，偽四合院
兩份不合時宜的早餐

屋外有渠，小橋流水人家
在這裡蟄居，有自己的信仰
不畏懼死亡

你後悔沒買的那條腰帶
還在風裡飄揚
你不懂如何讓它安身
一如我們不懂，至少現在
以愛情立命

你忘了把相機的電池帶來
來不及記存水的風景
一如我們來不及
為孩子的兄長
留下血的盟約

像兩顆未經琢磨的光觸媒

我們摸黑尋找電源
還未開啟就已睡去

你在我的鼾聲中醒來
像一座孤島，渴望爬上對岸
後來你才說，我才
記得在夢境中，拆掉的那橋

設若你裹足，在涉水前回望
我將也是孤島，有霧
只等愛慾之潮消退
我們乃能合一
而潮汐起落讓我們分合
在橋重建前
遙望永遠的家居

那時有書，和我們同國
有字作我們的孩子
我們或許無能，但充滿力量
早餐過後臨朝
治理垂死的宇宙
因我們的孩子將記住我們的名